

十年与十天

从卧病十年无药可医，到十天后健康爽朗的走上工作岗位，这如同神话般的经历轰动了一片人群，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身上……

1980年初，才27岁的我在生育期间得了重病，我们当地叫月间病。患病后，先是吃了就吐，后来就是汤水不进，吃药打针都无济于事。3个月后，体重由106斤降到64斤，身体极度虚弱。从80年7月至92年11月的12年间，针药输液时时伴随着我，还引发了心脏病、高血压、胃溃疡、胆结石等十种并发症，中医说我上实下虚，病发时，不能睁眼，头昏脑胀，天旋地转。为了治病，我走遍了当地及外地的十几家医院，也用不少的偏方，求过巫医，都无济于事，最后去了北京协和医院，那里的专家大夫也束手无策。

我连续10年卧床不起，身体皮包骨头，生活不能自理，到医院看病时都要丈夫背着。几年下来，医药费花了几万元，吃过的中药渣能装满屋子。病痛使我常昏死过去，我尝尽了死去活来的滋味。1992年时，39岁的我看上去已象个老人，当时的我真是生不如死。

1992年11月12日，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来我县传功。柳暗花明，见到师父后，我的身体瞬间得到改变，困扰我10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10天后，我便带着健康的身体走上了工作岗位。同事们见到我都惊叹不已：“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生逢此时的普天下的人们啊，法轮大法是正法，生命需要真善忍，快来了解法轮大法吧！◇

明慧週報

●静观沈阳● 第23期 2005年9月19日

外面的世界



人权律师向联合国国际特别法庭提交书面请求

联大元首高峰会之前，“国际人权法律项目”向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政府间组织提交书面请求，敦请其下属的国际特别法庭裁定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违反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等多项国际条约。请愿信所指控的资料显示，在中国，为了强迫人们放弃修炼法轮功，使用了残酷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法轮功学员联合国高峰会期间呼吁制止迫害

2005年9月中旬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各国元首高峰会议之际，法轮功学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呼吁各国元首和公众关注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告诫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不要继续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应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在胡下榻的酒店门前请愿

加拿大总理公开向胡提出法轮功问题

十万余名加拿大人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加拿大前联名致信总理马田，吁公开促胡停止迫害法轮功。9月9日，马田总理在渥太华国会会见胡锦涛时明确提出了法轮功问题。加朝野关注，媒体报道也集中在了包括法轮功受迫害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上。《多伦多星报》大幅报导法轮功。薄熙来因名列加拿大皇家骑警监视的中共迫害法轮功人员名单中而未能陪同出访。◇

辽宁警察的感叹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公安局一警察在饭店吃饭时感叹道：人啊！来一世不容易，千万不要做坏事、恶事，否则遭报：去年县公安局副局长肖龙胃做了大手术身体一直不好；原公安局的警察李洪宾儿子被绑架；今年三月国保科长阮丽因抓大法弟子把腿摔骨折了；县国保大队队长王新传患心脏病每天救心丹不离身。雷秀才（乡镇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还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结果在2000年正月暴病身亡。

希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引以为戒，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万事劝人休做恶，三尺头上有神明，善恶有报，回头改过才有新生。◇

著名“印度铁柱”添新景

在印度新德里城附近的著名的库图米纳尔塔旁，矗立着一根巨大的铁柱。这根铁柱高6.7米，直径约0.37米，用熟铁铸成，实心，柱顶有着古色古香的装饰花纹。令人惊异的是，铁柱在露天中耸立了几千余年，经历了无数风吹雨打，至今仍没有一点生锈的痕迹！人们都知道，一般的铁制品都含有杂质，所以很容易生锈，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找到防

止铁器生锈的有效办法。除非能把铁的纯度冶炼得非常高。几千余年前能炼出含铁纯度达99%点几的高纯度铁来，已超出现代技术水平。那么，这根铁柱是谁铸造的呢？是谁创造了这个文明？

图示：来自印度新德里的法轮功学员在铁柱前炼功，为“史前文化”添新景！◇



【明慧网】我的母亲黄新，今年 51 岁，是辽宁省沈阳市沈北铁路医院的一名退休医务工作人员。因为修炼法轮功于 2003 年 9 月被中国当局非法判刑 8 年，在辽宁沈阳大北女子监狱受到酷刑迫害，同时未经任何精神鉴定，被强行服用迫害神经的药物——氯丙嗪长达 8 个月。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三岁那年，医院诊断我患了“小儿麻痹症”。母亲为了给我治病，抱着我走遍了沈阳的中西医院，但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位著名的老中医。那位老中医告诉我母亲“孩子的腿部生长细胞已经死亡，但你可以让他锻炼腿部，激活生长细胞。不过孩子太小，不可能自己锻炼，所以你能帮他用水热敷腿，然后再按摩腿部。”

2005 年 9 月，曾晓楠（左起第三位）在新闻发布会上



于是记忆中，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睡梦中自己那条患病的腿便被母亲拉出被窝外在热水中被不停的按摩，两个小时母亲托着朦胧的睡眼匆匆上班，晚饭后母亲又要在

节日的思念



◎曾晓楠

我哭哭闹闹中端来热水继续按摩。每天 4 个小时，整整 7 年，从没间断。七年啊，我至今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母亲七年如一日的付出，如果今天的我拄着拐杖吃力的行走在街上，那样的我面对的是怎样的生活。一个小儿麻痹患者，没有经过手术，没有吃药。仅仅靠着母亲的一双手恢复了健康，母亲创造了奇迹！每每想起这些，我对母亲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天生的体质虚弱，繁忙的工作，再加上常年照顾我，母亲得了一系列的疾病：低血糖，低血压，低胃酸……她经常头晕目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母亲在 38 岁那年，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自幼多病的她年轻时投考医学院，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治好。可惜的是，能医不自医，她不仅没将自己治好，病情还越来越重，成了远近闻名的药罐子。

1996 年，母亲开始了修炼法轮功。半年之后，她整个人面色红润，好似脱胎换骨一般。她的大眼睛恢复了昔日

的光彩，欢笑和歌声又重新回到了家里。母亲包揽了全部家务，将我和父亲照顾得好好的，那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时光。恢复了健康的妈妈，每天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还照顾亲朋好友家生病的老人。我爸爸逢人就会说：“法轮功太好了！”

不幸的是，1999 年 7 月，江氏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抓。母亲也没能逃过这一厄运。她 4 次被抓，4 次被迫搬家，最后又被迫在 2003 年离家出走。父亲也在强大的压力下忍痛与母亲离了婚。

2003 年秋天，我的母亲再次被警察绑架，后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在不通知家属、不许上诉、不许请律师和包括没有判决书在内的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秘密判刑 8 年。更为悲惨的是，从未有过精神病的母亲，被监狱强迫服食抑制精神的药物“氯丙嗪”。过量的神经药物使她长时间不能正常说话，行走，并丧失大部份记忆力。

两年多来，我日夜思念我的母亲，却无法听到她的声音。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令一个带着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传统走过五千年历史长河的中华古国，今天的政府竟容不下一群信仰“真善忍”的普通百姓，把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刚因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的弱女子，重新摧残成一个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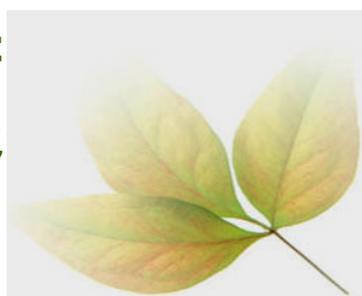
【明慧网】结束了三年的非法劳教，我走进已不属于自己的家，找到那经多位同修之手并多次辗转已显得很陈旧的三百元，真是思绪万千。我的记忆被带回到三年前：

2001 年 10 月底的一天，我到一位同修处送资料，临走时她拿出 300 元钱，说是广州郊区的三位同修每人 100 元送来做真象资料用的。我对她说：“现在资料点上不缺钱，您退回去吧。”她说：“这我就为难了，这钱上次送来就已经退回去过一次了，可那三位同修又托人从新带回来，再不收，这可怎么办？”她说那三个同修在困难的情况下省吃俭用，一心把省下的钱用来做真象资料，那心就象金子一般。无奈中我只好收下钱，放进了背包里。心想，另一个大资料点花费大，等那个点上的同修送资料来时我就把钱交过去。

第二天，约好要给另一位同修带些资料过去，我换了一个大点的背包。与同修交接完后我回到办公室。因公司老板在巨大压力下出卖了我，我被非法抓捕，后被非法判劳教，这一去就是三年。

放了三年的三百元

2004 年 3 月丈夫承受不了带来的家庭苦难，到劳教所和我办离婚手续。我说家里一切都归丈夫，那 300 元钱我一直记挂着，但当着法官和狱警们的面我不便说明，想出狱后再说。非法劳教期满后，回家整理我的私人物品，我问已离婚的丈夫是否在我包里看到 300 元？用了没有？我想要给他讲明情况，这 300 元一定得还我，不能用。他拿来我三年前背的那个包，我打开一看，那 300 元还带着三个同修的心愿静静的放在包的夹层里。300 元，它们静静的等我三年回来，圆三个同修在危难中救人的慈悲善愿啊！



今天我在北国，可以告诉这三个远方不知姓名的同修了，用你们付出的心血完成的真象资料，有缘的人们一定已经收到了！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